

列寧著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列寧所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是一九二〇年四五兩月寫成，同年六月用俄英德法四國文字出版。本中文版係按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最新俄文版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譯出。

目 次

| | |
|--|----|
|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 <u>俄國</u> 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 5 |
|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 7 |
|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 10 |
|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 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 15 |
| (五) <u>德國</u> 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 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 22 |
|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 29 |
|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 37 |
|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 47 |
| (九) <u>英國</u> 共產主義「左派」 | 57 |
| (一〇) 幾個結論 | 69 |
| 增補 | 84 |
| (一) <u>德國</u> 共產黨人底分裂 | 84 |
| (二) <u>德國</u> 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 86 |
| (三) <u>意大利</u> 的屠拉梯之流 | 88 |
|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 90 |
| 簡要註釋 | 95 |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 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意義。這裏我所講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它的廣義而言：若按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上具有國際意義，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話底極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為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客觀情形却正是如此：即俄國的榜樣向所有各國表明，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遇到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在更常見的情形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和阿得列爾之流，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為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為全世界革命 („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ücherei, Heft 11; Ignaz Brand)的這本無名氏¹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為，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為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²上做了一篇標題為斯拉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為，不僅斯拉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愈漸轉移到斯拉夫人那裏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 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

動… 俄國曾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為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為最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爲，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的熾熱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說是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為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 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夠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輩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為溶解反動勢力這冰雪的風暴，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寫得多麼漂亮呵！

（二）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有堅定性，需要有紀律，需要有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詞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極認真地去分析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夠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

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並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沙皇專制壓迫之下，貪饑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極奮勉極仔細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是用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爲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爲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合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祕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那怕是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積聚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貪饑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三）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處處感覺到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國外僑民的報紙，都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底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底代表，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在綱領觀點與策略觀點上進行激烈的鬥爭，以此預示和準備着行將來臨的公開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來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刊物上看到它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之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中間的、過渡的、不澈底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起真正代表階級的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都鍛鍊着自己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以備來日廝殺。

革命年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觀點，都經受着羣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性，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又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與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受着實際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發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偉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間的相互關係與聯系——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令人驚訝的豐富內容。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每一個月可以等於「和平」「憲政」發展時期底整整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沈、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猥褻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對唯心哲學的趨向加強；神祕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即瞭解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故交。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

獲得勝利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制度殘餘。俄國資本主義很快地發展着。非階級和超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更加顯著。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

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什維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的最少，他們的幹部保存得最多，黨內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難於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狀態最輕，它最能於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和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並驅逐了專事空談的革命家，這些人不願瞭解，必須退却，必須善於退却；他們不願瞭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救濟等等組織中去進行公開工作。

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潮最初發展得非常緩慢，一九一二年連拿慘案³發生後，便稍微快些了。布爾什維克克服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但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非法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合法可能」配合起來，那他們是永遠也不能打退孟什維克的。在最反動的杜馬內，布爾什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合法的國會工作，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都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⁴。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我們國外僑民這裏的報紙上完全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與老太婆，帶着輕視高傲態度，聳起鼻頭，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派別」複雜及其彼此間鬥爭的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

可能取消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在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祕密）交換意見，自由（祕密）定出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一籌莫展。因此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惡劣的叛徒。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意大利的屠拉梯等底見解，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齷齪，而羣衆後來本着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了布爾什維克觀點底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沙皇制度之不可想像的痼疾宿弊和腐敗現象（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底深創鉅痛），造成了一種反對它的莫大的破壞力。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國（在戰爭環境裏）都要自由一些的共和國。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嚴格的國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從前在國會內（雖然是在絕頂反動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使得這種領袖易於在革命中繼續起自己的作用。

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閣員主義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們底全套方法和手腕，全般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描寫謝德曼和諾斯克，考茨基和希法亭，倫勒爾和阿烏斯鉄爾里茨，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得列爾，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⁵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文字，總覺得這（事實上也是如此）都是枯燥無味地重彈那套陳腔舊調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什維克那裏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底故技，變本加厲地表演出來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估計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這個問題上大丟其臉，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丟醜行為與糊塗觀念，特別「爛地」表明出來了，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完全一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什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偽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以至於破了產；現在，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種思想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樣，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都在破產着。實際經驗已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都必然要經過俄國所已經走過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在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國會制（事實上的）共和國和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時，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絕不是像現時在歐美各國裏所常聽說的那麼簡單。在這個時期之初，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起，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個勝利。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 哪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 鍛鍊出來的呢？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澈底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澈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

講到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底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鬥爭中成長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所有一切主要問題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階級鬥爭所必需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完全認定，並已為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經驗所充分證實的是：小有產者，即小業主（這一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羣衆代表），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且異常急速地陷於貧困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出堅忍性、有組織、有紀律和堅定精神。被資本主義摧殘得以至於「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以及迅速轉為馴服、消沈和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弊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種本性，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自己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一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

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即前此所未見過的外形，重新發作起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的一種處罰。這兩種畸形互相補充。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雖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所起的影響却比較微末，其原因，一部分毫無疑義是由於布爾什維主義底功勞，由於它始終進行了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之所以說「一部分」，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發展得異常繁盛，因而澈底暴露了它的不正確性，暴露了它不能成為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還在一九〇三年產生時，便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向來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而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自己基礎的時候，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什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它在三個主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厲害的政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主要點，就是這個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是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須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主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把個人恐怖和暗殺手段，看作是自己的特殊「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表現，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至於有些人竟在「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行爲，或一般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採取的恐怖手段，那末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被普列漢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過和唾棄過。